

高爾基逝世於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八日。在這逝世以後十三週年的今天，我們刊印了這部通俗本的我的童年，作為小小的紀念。

我的童年是高爾基的自傳小說。這裏充滿了一連串的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們。作者表現了他們，同情了他們。他把陳腐的暴露在面前，他提示了從黑暗到光明的強烈的要求，革命的要求。



高爾基的一生，經歷了兩個時代：從沙皇的專制到社會主義的民主。這部小說是從前半個時代落筆，卻掩映了後半個時代的遠景。這對於今天的中國讀者，是一次現實的解釋：「民主」和「自由」，原來是從這樣的泥沼裏「解放」出來的。

通俗本

我的童年

高爾基原著 范泉改寫

通俗本

我的童年

永祥印書館

一九四九年六月初版
一九四九年六月再版

我的童年

每冊定價一元七角五分

原作者：M·高爾基

改寫者：范泉

發行人：陳安鎮

印刷者：永祥印書館總廠

上海陝西南路二三八號
電話：七二七九八

發行者：永祥印書館

上海福州路三八〇號
電話：九二二一三

關於這個通俗本

這個通俗本的對象是：工人、學徒、職業青年和中小學生。

我們把有意義的作品，適宜於目前中國廣大讀者羣閱讀的作品，在不妨礙原著人物的發展範圍內，概括地，通俗地介紹給讀者，目的是要做到（一）擴大讀者羣，（二）減輕讀者的負擔，（三）節約閱讀的時間。

隨着這部我的童年出版以後，將要出版的，是高爾基的另外三部自傳小說：我的大學，人間，老閻。

目次

一	父親的死	一
二	到外祖父家裏	七
三	工人特希蓋諾克	三九
四	吵架	五五
五	「好生意經」	七五
六	父親的故事	九二
七	再嫁	一二八

八 於是我走進世界裏去了……………一四四

附 記……………范 泉 一五九

一 父親的死

在一間狹小的黑房子裏，我的父親穿着一件白衣裳，躺在窗下的地板上。他的赤腳的腳趾，古怪地張開；他的放在胸膛上的手，手指彎曲着；他的快樂的眼睛，緊閉在兩個凹陷的黑圓圈下面。他那露着牙齒的怪樣子，使我看了覺得害怕。

我的母親跪在父親的身邊，用我那個切西瓜皮用的黑梳子，梳着他的長而柔軟的頭髮。她的嘴裏發出低而粗啞的聲音，她的浮腫的眼睛，似乎要被不斷流着的眼淚冲得掉下來了。



我的外祖母握着我的手。她長着一個高大而圓圓的腦袋，大眼睛，一個好像海綿一般的鼻子。她是一個臉色黝黑，溫柔而有趣的人。她也哭泣着。她把我推到父親的面前去，她說：

「和你爸爸話別吧。你要永遠看不到他了。他是死了——還沒有到死的時候呀。」

我聽不懂外祖母說的話。事實上，在不久以前，我生了很重的病。當我剛生病的時候，我的父親常常爲我快樂地忙碌着。後來他突然不見了，代替了他來陪伴我的，是一個陌生人，我的外祖母。

「你是從什麼地方來的？」我問她。

「從尼尼來的，」她回答，「我是乘船來的。人不能在水面上

走呀，你這小鬼，懂不懂？」

「爲什麼我是小鬼呀？」

「爲什麼，因爲你太會鬧。」她說着，笑了。

她的話說得愉快而甜蜜。就從這天起，我和她做了好朋友。現在，在這可怕的黑房子裏，我需要她做的，就是趕快把我帶出房間去。

可是我的母親卻把我緊緊地抱在她的懷裏。我第一次看見她這種悲苦的樣子。平時，她的身體非常結實，她的臂膀是可怕地強壯。可是現在，她卻變得浮腫而無力，好像是完全絕望的了。她不停地哭泣着，嗚咽着。

幾個掘墓的人和一個兵士，打門口探進頭來。

兵士厲聲地說：

「現在，要分別了，快一點！」

聽了這樣的話，我的母親突然沉重地倒在地上，她的頭髮拖
在灰塵裏。她那冷淡而潔白的面孔，變成了青灰色，她用可怕的聲
音說：「關上大門吧……你們……滾開！」

外祖母奔到門口去，向他們說：

「朋友們，不要胆小，不要來干涉，請走開吧。這並不是霍亂病，
而是生孩子……我請求你們走開，好人們！」

我害怕得躲在箱子後面的一個黑暗的角落裏。我偷偷地看

着我母親，怎樣在地板上滾動，喘着氣，咬緊了牙齒。祖母跪在她身邊，說了一些禱告的話語。

她們在靠近我父親的地板上，摸索着，呻吟着。母親幾次立起來，可是又倒下去。外祖母在房間裏像一個皮球，滾來滾去地忙碌。突然地，一個嬰孩啼哭起來了。

「謝謝天！」外祖母說，「是一個男孩子！」

於是外祖母點燃了一支蠟燭。

以後的情形我記不起來了。我大概在角落裏睡熟了吧。

……

幾天以後，把父親埋葬了以後，我的母親和外祖母，把我帶到

一隻汽船裏。

我的新生的小弟弟死了，用一塊白布包着，上面纏了一條紅帶子，放在船艙角落裏的一張桌子上。我爬上包裹和衣箱，從船洞裏望出去。只見一陣灰白的潮溼的霧，覆蓋在水面上，那遠處朦朧的陸地，常常被霧水遮沒。這時候，除了我母親以外，周圍的一切都動盪着。我的母親安靜地倚在牆上，她的兩手抱在她的腦後，臉色是鐵一般的無情。

外祖母好幾次地對她說：「范麗亞，你不要喫些東西嗎？」

我的母親不說一句話，也沒有移動她的地位。

過了很久，母親突然高聲而可怕地叫起來：

「撒拉托夫！水手在哪裏？」

於是一個闊肩膀，頭髮灰白的人，穿着藍衣服，走進來了。他手裏拿了一個小箱子，外祖母接過來，把我弟弟的屍體放在箱子裏。安排好這些事情以後，她便把這小箱子和屍體運到門外去。我的母親幫着她，一塊兒出去了。

「好朋友，」那個穿藍衣服的男人，俯下身子向我說，「小弟就這樣去了麼？」

「你是誰？」

「我是船上的水手。」

「那末撒拉托夫是誰呢？」

「是一個鎮。你從窗門裏望出去，那裏就是！」

從船窗洞裏望出去，果然有一片陸地彷彿在浮動。

「那末，我又問他，「外祖母上哪裏去了？」

「去埋他的小外孫。」

這時在船上傳來了一陣響亮的吼叫聲。這個水手就匆匆地很快地走開去，嘴裏說：

「我要上去了！」

偷跑的慾望使我冒險地走出到門外。外面，人們非常雜亂地擁擠着。當我走到船腰的前面，有幾個農夫模樣的人，大聲地呼喚：

「你家裏的人在哪裏呀？」

沒有一個人知道。

他們擁着我，搖着我。經過許多時候，那穿藍衣服的水手又出現了，他把我捉住，送回到我原來的房間裏去。於是他又走開了，他向我搖搖手，威嚇着：「我要給你一些東西。」

嘈雜的聲音慢慢地靜下去了。船已經不再搖盪。房間的門緊閉着。房間裏是黑暗而又悶氣，我可怕地想：她們是不是要把我丟在這空船裏呢？

我走到門邊，但是門推不開。我拿了一個牛乳瓶，在黃銅的門柄上用力敲過去，但是房門依舊不能開，而牛乳卻濺在我腿上，流進我的靴子。我失望地倒在包裹上哭泣，不久也就睡熟了。

當我醒來的時候，船又在開動，外祖母坐在我身邊，用溫柔的聲音對我說：

「時候還早，太陽纔起來，還睡一忽兒吧。」

「可是我不想再睡了。」

「很好，那麼不要再睡吧，」她立刻同意我，看了一眼那硬挺挺地朝天躺在艙位裏的母親，「昨天晚上，你爲什麼把瓶子打碎的？輕輕地告訴我吧。」

她總是特別慈愛地說，用了一種和諧的語句，這些語句都深深地藏在我的記憶裏，就好像鮮明而芬芳的，永遠不會凋謝的花朵一樣。